

2024.10.26

星期六 甲辰年九月廿四
今日4版 第8626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邮发代号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爱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读一部书，要限定时日读完



秦涛
西南政法大学博士
著名作家

记者：听说你小学就通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新华字典》？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？

秦涛：当年街头游戏厅有一款《三国志》游戏，主角是关羽、张飞等。玩乐之余，有高年级孩子告知：其实关羽是如何死的，张飞是如何死的。我好奇：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：《三国演义》有写。于是托一位进城的亲戚，从新华书店捎一本少儿版《三国演义》。亲戚买回来，竟是原版。既不能退，又没钱再买，只好硬着头皮读。不认识的字需要查字典。字典有很多有趣的词条，对闹书荒的我来讲，也是很好的读物，遂逐页翻着看。尤其附录的朝代表之类，看得极熟。小学二年级整整一年的课余，我就这样双管齐下，读完了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新华字典》。旧时代有家学者，以《四书》或诗词发蒙；上私塾者，背“三百千”、《古文观止》一类村蒙读物；读《三国》《水浒》，已经属于野路子了。我以电子游戏进入《三国演义》，真是野之又野，也是特定时代文化现象的折射吧。

记者：哪一本书你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读？

秦涛：没有这样的书。我倒是希望所有的父母（尤其是想让孩子学“国学”的父母）都能读一读黄晓丹的《陶渊明也烦恼》，副标题是“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”。如果父母不读书，最好不要对子女的读书指手画脚。

记者：你喜欢写作，曾在报刊发表很多历史散文，也创作网文？那为何选择了法律学专业？什么机缘？

秦涛：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学，学科分类属于法学，其实更接近史学。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我被流俗的观念推着，想要“做官”，就报了西南政法大学。当时我身边有一种奇怪的流俗观念，觉得考上政法大学就能“做官”。虽然如此，内心对历史的喜好却是根深蒂固的，考研就选择了法律史。这是政法大学唯一与历史有关联的专业。

记者：2012年你受邀成为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套（社会与法频道）《法律讲堂》长期主讲专家，是该栏目第一个在读博士生，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主讲人。那时候讲《商鞅传奇》和《酷吏张汤》，有压力吗？观众有何反响？

秦涛：没有压力。二十多岁，正是我最无知且自信的时候。现在回看那时的视频才有压力，那种自信满满的油腔滑调令我不忍卒睹。好在也没什么反响。那时候，电视讲坛类节目的收视率已经走下坡路了。关注者既少，传统电视媒体也缺乏观众直接反馈的途径。就算有人看了骂街，我也听不到。

记者：你在读博期间出版了《别笑！这才是中国法律史》（中国法制出版社）。好像从一开始创作，你就特别在意读者的接受度？如何把严肃枯燥的法律史学生

动有趣地传达给观众或学生，你能分享一下经验吗？

秦涛：我读书的时代既笨且懒，所以很喜欢容易为笨人兼懒汉接受的书。内容过硬的经典，书挑人；内容不过硬的读物，人挑书。我的书显然属于后者，所以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。人文社科的普及，国外有很多优秀的例子值得模仿。《别笑》其实模仿的是《苏菲的世界》，以一个虚拟线索人物，穿越至历史现场，与先哲直接对话。

记者：能否谈谈最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老谋子司马懿》《诸葛亮的计》《曹操多阳谋》？早在2012年至2017年，你就先后写过这三个人物。时隔多年再版，修订幅度很大，你对这三个历史人物有哪些新的认识？

秦涛：我已行至人生的中途，所以更关注历史人物的中年危机。中年危机不一定是挫折，有时候是取得了世俗的成功，却与年轻时的理想南辕北辙。例如诸葛亮41岁，协助刘备建国称帝，他本人也官至丞相，人生登顶。真的登顶了吗？人生的目标就是“升官图”的终点吗？27岁初出茅庐、意气风发的诸葛村夫，看重41岁位极人臣、精明谨慎的诸葛丞相吗？诸葛亮《诫外甥书》云：“若志不强毅，意不慷慨，徒碌碌滞于俗，默默束于情，永窜伏于庸庸，不免于下流矣。”所以他重新上路，南征北伐，死而后已。写历史人物的中年，是在思索自己的中年。

记者：《秦汉兴九十年》以秦汉法制为切入点，鸟瞰秦汉之际的九十年历史，关注大时代下人物命运的浮沉，力图在法律、历史、文化三者的对话中寻求互动式的说明，使读者更深层次地了解早期中国制度的形成。该书的写作似乎更为严谨？和之前的写作路数有何不同？

秦涛：21世纪以来的大众历史写作有一个转向。早期“草根写史”，论坛写手创作网文。专家学者写通俗读物，也多迎合网络趣味。近年越来越多学者成功介入大众历史写作，受众也高度分化。《百家讲坛》《明朝那些事儿》这样的现象级作品不易出现了，但优秀作品其实有增无减，整体质量远胜从前。

这二十年，我恰好由业余练笔的论坛写手成长为术业专攻的历史学者。写作风格的变化，既是大势所趋，也是个人成长的外化。当年曹昇《流血的仕途》有句宣传语：“以心证史，仿佛亲历。”这是草根写史的最大特点，非常抓人。但是接受过史学训练之后，便无法采用这种写法了。我现在的写法是从“史实”转向“史料”，从“心灵臆想”转向“阅读思辨”。《秦汉兴九十年》是这种写法的初步尝试，后续会有更满意的作品出来。

但我又有一个想法：一般受众其实并没有阅读历史的刚需。这段时间历史读物火爆，就读历史；改天玄幻火爆，就改读玄幻。如果大众历史写作整体走向严肃，可能会抛弃相当数量的受众。所以我不会完全放弃过去的写法，将来更愿意利用学术、大众两栖的特点，探索新的写法，在二者之间当个冰人。

记者：你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秦涛：《史记》《论语》《庄子》之类，常常重读。但我

重读最多的书，应该是井上雄彦的漫画《灌篮高手》，大概反复看了二十多遍，几乎每句台词都能背出来。

记者：你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？

秦涛：扎硬寨、打死仗，集中心力强攻大部头书。拿到一部书，先计算页码，再限定日程。每天任务完成，标记于书后。如黄侃所云，这种数千页的大书，读到最后几页时，是最快活的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，你想见到谁？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？

秦涛：司马迁。不想知道什么“历史真相”，史家也会骗人，也会有记忆偏差。只想替他做一部口述史，多保存一些秦汉史料，作为研究的资粮。

记者：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你会选哪三本？

秦涛：如果带“一本”《二十四史》，可能有点赖皮。以单册容量为单位的话，首先要带一本有完整世界观和足够丰富细节的书如《史记》或《红楼梦》，方便作史学考据和文学衍生；其次带一本《庄子》或《苏轼文集》，相比荒岛“求生”技能，像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培养“侣鱼虾而友麋鹿”的荒岛“处世”能力，应该更实际吧。最后带足够的纸笔，自己写给自己看，顺带创作一本《书的岛》。如果有望逃生，应该可以畅销；死在岛上，也算一件陪葬品，将来供人考古。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